解荘

宇津木益夫解

外篇　巻十

ロ仁13
704
10

門 仁13
號 704
巻 10

解莊巻之十

外篇在宥第十一

尾張　宇津木益夫天放解

此篇承上篇。而使人舍役役啍啍而歸種種恬澹無爲。學者動輙言天下國家。以聖人爲口實。已不省其道術之生熟。欲以毒藥試之于無病之人。彼不陷疢則必爲廢殘之人。故此篇在宥天下。而不治天下。使人人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仁義賞罰。雖使天下勸懲。而人心攖乱。以失恬愉之性。是以蒙叟務闢之。使人歸德性之自有也。

明治　年　月　日　購求

斐上居蔵

當與內篇太宗師南伯子葵女偊問答之章併見。
其外天下外物外生之義自合不治天下之意也。
要之欲使各人德性不淫不遷而已。中間鴻濛廣
成二段。乃脩身練心之要。末段分說天道人道。以
示有爲無爲之不可混也。篇中多精密語。須省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前篇已言上悖日月之明。云云墮四時之施。此乃
壞盡天地化育之和氣。而不可輓回者。上下好知。
而交爭故也。此篇主救其好知之弊。故使人先存
一段和氣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性德自
恬愉。而一段和氣。自盈乎宇宙之間也。夫欲治天
下者。知慮之所經營。而不免好知之弊。故在宥之
也。在者。諸註皆云。優游自在之意。又如如自在之
義。又存而不擾之謂也。宥者。寛容自得之意。又寛
放自得之義。言宥使自在則治。以知治之則亂也。

此乃使人人性德。和緩恬愉。而不迫切擾亂也。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交相濟相助。而不為一切聲色仁義技藝。所淫遷其德性也。故在之宥之。以使其各自得其德性也。天下不淫遷其德性。則天下已自治。豈更有治之者哉。夫性上不可加一物。堯率天下以仁。而民欣欣焉。桀率天下以暴。而民瘁瘁焉。欣欣瘁瘁。非其性。非其德。乃淫與遷也。此不恬愉。非其德也。故在宥以使歸其性德。則苦樂之慮長絕。而其德自長久也。堯桀之喜惡。猶藏穀之亾羊也。百十二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一作桀）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以喜怒譬淫遷之所由起。夫人大喜則氣毗於陽。太怒則氣毗於陰。善惡之情。淫遷於物。則其傷天和也必矣。毗。助也。并也。偏也。附也。陰陽并毗則偏陰

偏陽之氣必起。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必反傷人之形。此乃所謂上悖日月。下爍山川。中墮四時之施者是也。夫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所以與天地通而參也。淮南子曰。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此喜怒苦樂之情。其伐天和可見也。至其傷人之形。則其喜怒之情。不得其當。喜怒之和而失其位。不安其當安之居處。而失其常。思慮煩亂。無自得之證。作山九仞。終為邪徑所陷迷。而中道失其學。終不能成章也。此學乃道德性命之學。而至聖過化存

神之妙道也。皆不能安其性命之情。故善惡喜怒。愈益盛。而終有盜跖曾史之行儀者。民失其常性也。喬者。高尚也。矯已而過於高也。詰者。窮盡也。責人而過於容也。卓者。難及也。特立而過於亢也。鷙者。不群也。鉏擊而過於猛也。此乃盜跖曾史之行。善惡俱非常人之所及。是皆悖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喪性之民。於是乎。人君分辨其善惡之行。建定其賞罰之法。天下盡僻善惡之行。故天下之廣。賞之不足。罰之不給。賞罰不足以治天下。則天下益匈匈焉。從事於賞罰。其賞罰或中。或不中。

爲天下善惡所撫弄。而不能一日安。自三代以下。天下常不安者。職是之由。更有儒墨之是非。而樊然殽亂。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若人欲安其性命之情。姑置其善惡賞罰之念。在之宥之。則其性命之情。或可安也。不然千古匈匈。其真性終不可得也。前漢高帝紀。天下匈匈。註匈匈。喧擾之意。百二十九言。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亾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此條說性德之所以淫遷也。說音悅樂也。悅聽明者。其性淫於聲色也。仁義禮樂。聖知。亦復然。亂德。悖理。相技。相淫。相藝。相疵。皆性德之外遷他淫者也。仁者宋儒以爲心之德。不知對物而起其反亂德也。義因物而相反。各有所當。悖性命之實理

也。禮是相動作周旋之技也。樂是因聲音。歡樂其心。非相淫而何也。世以多能爲聖。逞才能以爲聖者。乃是相藝也。知以知詐漸毒。使其心病。相爭相軋。疵癘愈多。故曰相於疵也。夫人自有天性之聰明。無心對物時。不謂之仁義。而仁義之實。自生於其間也。而今不知仁義之實踐。而唯有心以認仁義之空理。以爲得其旨者多矣。此無他無安其性命之情之眞志。而外馳淫遷。爲之八者所役也。若人眞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未嘗礙其性德也。何者。八者皆對外物而起者。而内不與性命之情

象山居藏

也。性命既安既明。則此八者。能爲性德之使令自有輔相羽翼之義也。故曰之八者存可也。亾可也。所謂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内外通徹。而道徳自滿盈乎其中也。若不能安其性命之情。則揚眉瞬目動作周旋。不知有何等伎倆以具聰明知慮也。何況道徳性命之眞乎。於是乎。以此八者。爲道之所在。自軀殼上起念。相爭競以至淫遷其性徳也。此不亦性徳之大亂乎。故曰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臠卷屈曲不舒之貌。又局束之貌。又不申舒之貌。傖囊多事之貌。猶言傖攘。亂之

象山居藏

意諸解皆同呂氏曰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禮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臠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傖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尊之借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儛以爲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褚氏曰臠卷謂拘束於禮樂仁義傖囊謂馳驟其聰明聖知沈氏曰過而不留尚嫌其多事也而又珍之重之非齋戒不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佾舞而薦之於清廟明堂其愛芻狗而惜蘧廬如此按淮南子取成之迹相共危坐而説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鬳齋云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説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儛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西仲云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尊信古人糟魄處如狂如癡可憐可憐百五十三言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曰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

蘐山居藏

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到此分明說出所以安其性命之情之故。能安性命之情者。謂之君子。君子不臨天下則已。若不得已。而爲人君。臨莅天下。則其何爲哉。所謂恭已直南面而已矣。故曰莫若無爲。夫無爲也者。其心不營於外。內明其性命。而萬事萬理。透明無遺。故道德自備於己。無可馳之外境。是以其心常清靜。造次顛沛。自從容不迫切也。事至則如鏡之明。來而不拒。去而不留。不將不迎。其明自透徹也。此謂私心不礙其性命而隨天然之固有。以不動其心也。故曰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又引老子以爲證。故補曰字別之。夫無爲也。故雖授以天下。無爲已有之念。唯以其身爲天下而已。此其無私乃無爲也。無爲而眞性得矣。如此之人可託天下以爲君也。舜即其人也。愛而寄天下者。無爲之人可與聞天下之政也。伊尹其人也。貴者爲上之人所貴重。而爲天子也。愛者爲上之人所愛親。而爲冢宰也。無爲之人而後當爲君相也。所謂無爲而治者。

其舜也歟。是也。世人不知無爲之實。事事滌除。無思無慮。形無所動作。而後以爲無爲實。堪憐也。不知一日萬幾之中。即無爲也。故君子苟無解其五藏。五藏者。五性之所藏也。精神魂魄意是也。解。分解也。此五性内照。則精神魂魄意皆無私而天下之事物。内外無隔礙也。若分解之。則五性各爲私。而擢其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爲之事業。雖功均聖人。非自道德中流出者也。故曰無擢其聰明。擢者上文説明説聰悦樂之意。受病在此悦字。若不悦則聰明自聰明。天然自有之性耳。何擢出以悦

之之有。尸居。如尸之不動。言其居之安也。龍見。如龍之不測。言其見之神也。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其體清静。而其用不可測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無言而其感動人。如雷聲之驚百里也。所謂不言之教也。神動者。其動無迹。而其自在不可測也。天隨。無私而萬物不招自來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爲之妙。意義甚精密。辯亦有不可及者也。其從容無爲之至如此。故曰萬物炊累焉。煩累二字頗奇特。林陸倶云。炊累。逍遥遊篇所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之意。炊者薫

而上蒸之義累者微塵之積而累多也日光中游塵聚散于大虛一氣之中而自由自在也此乃上焉者盡無爲之妙則下焉者不知不識遵帝之則萬物隨天機生育乎德化之中也天下萬物不治而自治如此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吾盡無爲則萬物各得其所而自治豈更搆有爲而治天下哉言當從事於無爲不暇治天下也自篇首至此總言無爲恬愉之當作而聲色以下八者不當悅也百零二言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承上文而言人心之不可攖也問曰夫治天下者使萬姓各脩其身正其心此聖人之所教也若不治天下則何以使人心勸善臧善也老子答以人心之所以不可攖之故夫人之眞性本自靜明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爲物欲攖其心也故曰汝愼無攖人心蓋欲治天

下之心。物欲之所感動也。物欲不感動則天性湛然。自澄靜也。雖然水外無波。波外無水。則雖動躍激亂。水性未曾離波。即水水即波。善體于斯。則性靜心動兩倶任天之便。而不以己私參之。動靜倶不攖。而性命之情自安矣。此自非久脩純熟之人。豈能如此見得分明哉。釋氏所謂真妄不二之旨。不外于斯矣。夫人心排則下。而進則上。皆觸境而馳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而揚之也。人心一爲人所排抑。則失志銷魂。或少進之則希望高遠。而漫起非分之欲。上下倶不得。則其困苦憂患激怒之態。其希上厭下。而係縛搆闘恐怖恚慍之情狀。殆如囚殺。或其剛強狼戻之心。反爲淖約所柔服。或剛強雄壯之志。化爲儇美側媚之態。屈服于婦女子之徒。將平生廉隅圭角之狀。彫之琢之。殆幾于盡。其他千變萬狀。不可枚擧。讀者可迎意而解也。此皆懼排希進之人。其用心如此。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競則寒如凝冰。其迅速神疾也。俛仰之間。再往來于四海之外。其不動也。靜如深淵。其飛揚也。縣如冲天。僨驕不可係者。如此也。此言其忿戻驕亢不可制伏者也。是皆不知其性命之

情。而以意必固我之私念。與外境紛亂攖擾。其態度如此。深言人心之不可攖也。九十言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此條恐有誤脫。黃帝雖無仁義之教。推其本。則垂衣裳。設軒冕。作宮室臼杵舟楫。無不始於黃帝。至堯舜。則以仁義爲教。服無胈脛無毛者。禹王之事也。係之堯舜者。傳寫之誤乎。股無胈羸瘦之狀也。脛無毛。勞於跋涉也。此勞苦其身心。爲天下養其形。愁其五性。以仁義脩人心。自奉其道不怠。矜其血氣。以規法度。此堯舜自以仁義施教于天下。天下悉奔命于仁義。然一法立。而一奸生。猶有不從其法度者。此乃有不勝也。於是乎不能無刑戮。故四罪而天下服。仁義之法。刑戮之威。其攖人心也

明矣此。不勝天下也。其仁義刑戮。施及三王。則天下大駭矣。何者。堯舜以刑戮施於下。湯武以刑戮施於上。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皆所以爲仁義也。其道一開。則有負不仁不義之名者。桀跖是也。有得能行仁義之名者。曾史是也。其善惡上下。各有等。於是儒墨各緣之立教。同於己者則喜之。異於己者則怒之。以相疑也。有見於此。則以爲知。無見於彼。則以爲愚。以相欺也。在於我爲善。在於人爲否。以相非也。以我爲信。以人爲誕。以相譏也。是非喜惡競起。而玄同之德衰矣。玄同之德衰。則性命之真喪滅壞亂矣。爛漫腐壞之意也。此無他。天下好知故也。好知故百姓惑其辯。不安其真性。殫思盡慮。不暇明其理義。眩惑以終世。不亦百姓之求竭乎。百四十五言。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

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得已。而以刑戮威天下。釿鋸繩墨椎鑿皆刑戮之具。以是威天下。天下脊脊大亂者。其罪在以仁義攖人心。故仁義窮則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也。脊脊與籍籍同。相踐籍也。故賢者避禍。以高蹈遠引而去。萬乘之君。孤立無輔。憂慄于廟堂之上也。殊死謂事參差不等而同陥死刑也。桁楊長械也。以施人頸若衣之有桁也。相枕相推相望言其多也。舉世羅法網之

窖。故賢者伏處而不出。儒墨之徒離跂攘臂。以擅仁義聖知之談。以思解其桎梏。不知仁義聖知之說竟致此桎梏也。故曰無愧而不知恥也。無愧不知前日之非。不知恥則不改後來之轍也。此言仁義聖知之弊。必為桁楊接槢桎梏之鑿枘也。然則曾史亦為桀跖之嚆矢也。必矣。接槢楔也。械非楔不牢。故桁楊以接槢為管也。又接續木槢堅木接續。使桁楊堅也。枘木所以入鑿。言相合也。嚆矢響箭。盜以為先聲。即鳴鏑也。言曾史互為桀跖之先聲也。故桀跖亦竊仁義聖知。以為盜暴。

則曾史之行。適爲桀跖之資。可知也。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百四十二言。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令行天下。此實天下自治。而百姓各自得其所歟。以號令。靡服天下。而百姓奉其令。不逆者歟。以至道照之。則令行天下之語。當有其分曉也。陸方壺云。黃帝之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渾沌沌。一而不分。爲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也。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羣生各遂其生性也。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

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汝治天下。元氣己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天下之人心既亂。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汝佞人之心翦翦者。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著于人心。有如此者實汝之所為也。又何足以語至道。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又翦翦猶瑣瑣也。此未聞至道之精。而先多所欲。躁急之至。所以不待族而雨。不待黃而落也。百三十五

言。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一聞至人之言。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自

奉菲薄不交外人攝心三月復徃邀廣成子此乃鋤外之至也時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恭敬謹愼順下風膝行而進自忘天子之尊此尊道之至也既揖天下因問治身廣成子蹶然而起蹶動也卧而不動聞黄帝之治身之問蹶然動其身而起也曰善哉問乎此善揖天下而治身也夫學問莫要於治身其身不治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夫欲治身者當先明主於身者也主於身者何也性命是也竭盡性命之學謂之至道其精窈冥其極昏默精者純粹之義極者致究之旨其精其極迥出言語色相之表遠超心意識知之上故不能以目視不能以耳聽不能以思慮測不能以言辯説無聲無臭吾人如何體之故不得已而以窈窈冥冥昏昏默默形容其妙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古今論道千聖一旨若人欲體之則當無視無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也宜與内篇人間世心齋之段併見也蓋抱神以靜則眞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本自靜而人欲牽之人神本自清而人心擾之故欲體道者必也其清静乎勞形則不能靜搖精則不能清故曰無勞汝形無

搖汝精。乃可長生。蓋多視則精搖於目。亂聽則精搖於耳。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夫神者。形之主也。神守其形。則形自長生。形長生而後至道可得而熟矣。形不長生。則何至道之有。此條入道之要說盡無餘蘊矣。能盡此條之義。則得安其性命之情也。無疑矣。百四十五言。

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上文既示入道之要。人能體之。則造化入我手。生育自在也。雖然若以心識領之。而唯資談柄。則何至道之得。於是再示脩習之法。愼女內者。上文所謂。神守其形。則形長生。形長生則脩習有力。此攝其精神。而不外漏。此乃愼女內也。又上文所謂。無視無聽。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此耳目心知俱泯絕。則不向外境而搖其精。此乃閉女外也。此內外二句。脩習大道。金科玉條也。久久純熟。則

神仙亦可得。而況儒佛究竟之大德乎。性命根宗之學。莫要焉。學者不可平易看過也。若以心知解其理義。而不用力於脩習。則所謂既其文。而未既其實。爲思慮所迷倒。曾無得力之分。此乃多知爲敗之義也。大道歌云。神一出兮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服膺此歌而不懈。則性命自可明也。內外既清靜。而視聽心知。俱不動搖。則必無多知之敗。於是乎。當推盡至陽至陰之原也。遂者往而竟至也。夫大明者。陽之赫赫也。大明之上。赫赫之所由出也故謂之

至陽之原。推而遂於大明之上。則其至陽之原。可以默識心通。非言語色相之可形容也。窈冥者。陰之昏昧而肅肅也。窈冥之門。至於至陰之道路也。入窈冥之門。而究盡之。則至陰之原。亦可以默識心通也。此至陰至陽之原。超過慎內閉外之位。而出一等地者也。脩習至此地位。則可謂能事畢矣。然不真成用力以脩熟。則雖多經年所。而不能免多知爲敗之轍也。世之博學洽聞。而不免於惑者。當須猛省也。至陰至陽之原。既推究盡。則天機活潑不可測之真。歷歷不昧也。非深徹底者。未免多

知爲敗之故轍也。以是試之。其造詣之淺深忽判
然。至分爲陰陽。各有所主。此天地有官職也。官職
天地各有所職也。其陰陽互藏其宅。陰中含陽陽
中含陰。此互藏之陰陽。永爲吾人歸復之樞要也。
此神與形互攝互輔。而天和自盈乎其間矣。此天
和實爲生成之根柢也。故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此物字老子所謂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之物。中庸所謂其爲物不二之物。下文
所謂彼其物無窮之物也。蓋先天道樸不受變滅
超形器而獨存者也。我能守其一。以處其和。此至

道之精與吾其物。尢自混合不二。守此不二之真
一。以處其不二之天和。故曰我脩身千二百歲矣。
而吾形未嘗衰。守一處和四字。聖脩究竟處也。然
未徹底。故下文再示脩習純熟之後。更有一段極
致也。讀者當焦思定慮以達其奥也。陸方壺云。林
鬳齊自謂看莊子頗精到。到此漫爾說過。蓋縁此
老不曾於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將南華
作爲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爲人訣
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云得其
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

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愼内閉外而已。何謂燮和者。調陰陽氣亭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察調寒溫。是燮和也。和即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眞矣。以上陸氏之說。自謂爲人訣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陸氏以本文爲丹家事。以駁鬳齋。且老子無得其一。萬事畢之語。外篇天地篇曰。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誤以爲老子之語。引之乎。至於以和爲火候。以一爲藥物之說。

則不知爲何等趣味也。蒙叟豈爲丹家言之哉。與鬳齋五十步百步間耳。八十二言。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黃帝再聞所以致道之方。而領其旨。於是再拜稽

首。謂廣成子爲天。蓋天者。有無私之義。仰戴之義。此黄帝之所以尊崇廣成子也。廣成子又語究竟之旨矣。始語以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中語以愼內閉外至陰至陽之原。使其體窈冥昏默之眞。而超出一等地矣。於是眞全神寧。形長生。無視聽心知之爲障礙也。故黄帝深領此旨。再拜稽首。謂廣成子爲天。此其深達其道而不疑也。雖然若以此地位爲大事畢。而不復進脩則其體得之道。終爲思慮心知中之殘渣。而依舊不免多知爲敗之失也。故廣成子所以有此教誨

也。彼其物者。上文物將自壯之物。與老子中庸之物。同一物也。黄帝既得其物矣。然不有所指。故唯謂物也。彼其物者。一與和所以守處之者也。其物無窮而無極也。然認上文守處之一與和。以爲窮極之旨。則亦未免無過失也。故亦以無窮無測無終無極。此至道之精既明既得。則固是無窮無測無終無極也。然人又以得其道爲終極。則其道局於終極。而卒失本然之體也。故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也。爲終爲極者。猶迷倒生死者也。若得此道者。上則爲

皇。而萬古無終極也。尚書序疏云。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風俗通云。三皇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春秋繁露云。德侔天地者。稱皇帝。蔡邕獨斷云。皇帝至尊之稱也。上古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并以爲號。漢因之不改。此乃德侔天地。故曰上爲皇也。字典云。王大也。君也。天下所法也。又主也。天下歸往謂之王。因是考之。得此道者。上則德侔天地。其道德有似皇天。故曰上爲皇。若其道德不及皇。猶能爲天下法。而天下盡往歸之。故

曰下爲王也。皇王倶是德冠天下之美稱也。言上下者。似有生前死後之別。故下文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此則與草木同腐者耳。天下之物。皆莫不生於土。而反於土。故曰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今黄帝既領其道。廣成子將使其爲皇王。故曰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去女之去字。當著眼。將去女得力之地位。而入無窮無測之門。以遊無終無極之野也。世之讀莊子者至于斯。則茫然不知爲何等義。泛然以爲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者。與所謂無何有鄉。廣莫之野同。

而道之本原本根也。可惜將胡椒子。平呑了。若不去究竟之地位。而入無窮無測之門。則何以優然從容。遊無終無極之野哉。去字。入門字。遊字。一有實踐之地位。非泛然說去者。學者請高著眼。廣成子自謂。吾既得遊無終無極之野。故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內篇所謂。至人神矣。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者。是也。今世人當我此物。則緡乎。一見彼其物。則緡乎繩繫。死執而不放。終爲多知所敗。若遠彼其物。則昏昧不明。而不知道爲何物。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當與遠雖有差別。俱未得彼其物之謂也。當我之我字。與吾與日月參光之吾字。大有分辨。吾字廣成子自謂也。我字對人之我。而指彼其物之當體也。緡乎昏乎。兩不能免死生之念。必不能脫死生。故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此我字亦指彼其物。真我之我也。人不知彼其物。則猶迷生死。心歸變滅。能知彼其物。而優遊不繫之心。知則彼其物之真我獨存乎此我字。當精密推究。浮屠氏所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我。是也。百二十二言。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

綏山居蔵

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濛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一作問）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一作問）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灾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承上文。而更進一步。諸解以爲與前條同一意旨者。未盡其微細也。夫廣成與黃帝。現然人物。雖議論精粹。而自旁觀之。則兩人論致道之方。而非真道也。至雲將鴻濛。則既無其人。無人而論道。則稍幾于真矣。雖然雲將鴻濛。猶有其人也。但能自省。而知雲將鴻濛之所以爲雲將鴻濛。則思過半矣。諸解言。雲將雲也。鴻濛氣也。扶搖風也。以有枝字。

或以爲東海神木諸解似未盡其蘊也何者上文旣說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則神遊自在而無所拘係無所拘係而後其無心無知無作無爲之妙用歷歷可證雖然廣成言之黃帝聞之二人定當旣其實而然也後之讀焉者未旣其實而以知慮解之則其無心無知究如雲之隨風卷舒聚散不一定也大似而大非也如此解去則其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之理冒昧不明此乃雲將之徒也故進一步以說此條觀者當盡眞理也夫道者窈冥幽微而意

路不到心路斷絕超言語情識之表而歷歷明明著於日月也述諸言語文字則無心無知無聲無臭之外更無可說示之語也但在其人脩熟之力而轉其地位以體其眞耳夫認無心無知之理以爲道者雲之隨風而卷舒聚散之類也雲晴風定而後一氣絪縕交密蒼蒼然者鴻濛之活潑自在際天際地無所不充塞也雲將往來於一氣之中而未嘗遭鴻濛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此久落在無爲無心之理屈而冒昧不明之雲將稍晴而得闚青天白日之髣髴也雲將之將字有將

晴之趣下字新奇。可玩味。時雲將謂鴻濛爲天。黄
帝謂廣成爲天語同。而其地位異也。一氣之活潑
鼓舞。自然而妙也。拊髀爵躍不輟之形容。可察也。
雖然又認鴻濛爲天爲道。則雖超雲將一等地。猶
未爲眞也。雲散氣霽而後優然可認眞面目也。學
人必有微細知慮。多爲雲將鴻濛所障其眞矣。於
是當發眞志而體眞面目也。今此云云者。猶未免
文字言語之間。實不得已也。請察諸。儻然自失之
貌。贅然拱立之貌。恭立而拱手也。鴻濛仰視雲將
曰。吁有不滿之意。鴻濛仰視。此在雲將之下也。夫

一氣充塞盈上溢下。雲將唯上騰耳。仰視之狀可
察也。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者。
此雲將不退之徵也。鴻濛曰吾弗知之語。當與知
北遊之首章併看也。三年之後工夫熟。而再遭鴻
濛也。夫繫念軀殼。則必有求。不繫則不知所求。有
意思。則必有所往。無心則不知所往。鞅掌拘係貌。
又外勞而心逸也。又紛汨也。浮遊猖狂于鞅掌拘
係紛汨之中。則似外勞而心逸。故以觀無妄。言萬
物雖鞅掌。其眞機自無妄也。雲將曰朕亦以爲猖
狂。雲與氣雖同猖狂。其地位之異。可察也。民隨雲

將之所往。民皆放雲將故也。放效也。又歸依之意。故曰不得已於民。世之抗顏臨生徒者。未盡其道之真。而以似者教導之。已雖知其非真。而不得已於多人之歸往。故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噫亦賦夫人之子而已。故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獸散而鳥驚。草木昆蟲皆蒙禍災。此喘耎肖翹。盡失其性之意也。此不盡在我者。而漫治人之過也。呂氏曰。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也。此玄天

又一說。然其意不通。呂氏亦玄天弗成之徒耳。二百六十七言。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過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雲將聞其過。便問補之之方。鴻濛曰。汝更與心補過。乃是其毒益甚。故曰噫毒哉。言害之甚也。於是鴻濛將歸去。僊僊。軒舉之意。諸解以爲使雲將歸。陸方壺云。僊僊。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救藥。此説迂遠。不可從也。歸矣。猶言姑去也。此亦一説。時雲將見鴻濛將歸而請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是雲將之遇天實難。所以有再請也。雲將屢請。而不輕答者。視其志之純一。而後告之也。世之不待問而輕告者。反使學者喪其志。欲成人才者。當須用心也。心養汝徒此一句。使

雲將及其徒心養。雲將既不得已於民之心。外馳而不養。民亦隨雲將。不能自反。而一聽雲將。此乃倶不能心養也。故以心養示之。有旨哉。言優遊涵育。俟其自化也。雲將若能心養。而達無爲無心之實。則其徒皆相忘於無言無事之教。而各亦達心養之實矣。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故曰處無爲而物自化。墮形體。吐聰明。不知有軀殼心知。人倫與庶物。相忘無遮隔。宛同涬溟。涬溟者。無氣無極之始。若認心爲無。則未免有念。故解心則其迹泯絶。若認形氣

之中有神而爲主宰。則猶未亡思慮。故釋神。則一切無所認。一切不認。則莫然無魂。至此而聖脩之能事畢。而無可復進之地矣。凡學道。認心神以爲極致。雖心神爲極致。認一字未穩。是以解釋神。而莫然無魂則擺手無所倚。獨往獨來于形神之表。而不爲造化所撫弄者也。脩習之初。以認得心神。爲究竟地位。至于斯。則其心神亦解釋棄擲而無遺。非實踐得力之人。輙不能解之義也。諸解茲昧無歸宿。豈特心養之人如此哉。萬物之衆多。各復其根。云云衆多貌。莫一物不有天然自有之真之意也。即是性命之實理。人物之根極也。雖各復其根。不自知復其根。故其德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知復其根。則鑿知竅而渾沌死。渾沌死。則離之也。病在知一字。大道本無稱謂。有名則已涉有心。名者。實之賓也。由賓而責其實。則萬物不堪其責。而害其生者多矣。故曰。無問其名。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動而感物。謂之情。情必有好惡。不體性而闚情。必爲好惡所攪擾。不能復其根。故曰。無闚其情。不問名。不闚情。則萬物固自生。乃云云各復其根。終身不離也。若

問之闕之。則終失自生自復之理。此條比上文更加精密。讀者反復以參究之。雲將深領其旨。因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此鴻濛說不離之德。示不言之教也。雲將親反其身而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辭而行。鴻濛既有遷遷之意。故鴻濛之歸。會之言外而可也。雲散氣霽。青天白日。復有何性德之談乎。雖然不用力。而徒知其理。則何見青天白日之有。古人曰。風定而波猶在。學者當砥礪也。百四十一言。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又起一段議論。以示世俗之見。以歸有爲無爲之義。以終此篇。夫喜同乎己者。而惡異乎己者。世俗之見也。此不知大道玄同之旨也。衆人皆如此矣。然而其心以爲己之見聞出乎衆也。衆

人盡以出乎衆為心。則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人之見聞以寧己之見聞而已。與衆人何異。且以一人比衆。則不如衆技之多也。古人則不然。有高臨天下之見。而不隨俗以決從違。曷嘗求同於世俗哉。而世俗一般尊仁義悦聖知。欲以治人之國。是攬夏殷周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者也。其見猶衆人也。以衆見治人之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其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此利害也。如知之。則必不狥衆見。別有所施乎百四十言。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一作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有土者。有大物也。大孰有尚焉者乎。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列子天瑞篇曰。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此自大空而言之。則天地亦一細物也。以有形比之。則實最巨者也。若有以大物為大物之意。則為大物所拘係。不能運量其大物也。忘其大物。而後能使大物

運量乎吾心量之中也。故曰。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之非物也。非物之物。即上文所引。老子中庸并上文所說之物。而先天之道朴也。在人則性命之眞物是也。故有大物者。能以此道朴。主張綱維其大物之謂也。苟能明乎此物非有形之物。爲先天道朴之物。則豈但可以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把握天地綱維宇宙也。故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而妙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矣。連用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也。

有土者可不察哉。六十八言。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與一作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獨有之人。謂之大人。夫大人之教天下也。若影之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天下若有問。則其應之也。盡其大人之所懷。各當其宜。配如匹配之配。與問者其意相合而不違

也。配字下得妙。盡其所懷。孔子所謂無隱。又叩兩
端而竭之意。處乎無響。我無所感之意。而寂然自
感也。行乎無方。我無施教之法。而因人變化不一
也。挈汝適者。提天下而適道也。復來也。之往也。撓
馨幺切音曉。撓挑。宛轉也。往來宛轉無所拘係。以
遊無端。與大宗師所謂撓挑無極同。出入無旁者。
獨往獨來。無所依旁也。既無端矣。則無始無終也。
無旁矣。則無左無右。無上無下。無往不正中也。與
日無始。則其悠久可證也。以上諸解粗相似。蓋大
人之教。隨天下之感叩。而盡其所懷。以使各自得

其宜也。非立法度以教導之也。處乎無響。而行乎
無方。挈提天下。以適真常不變之大道。天下自得
而與道合。真則形神俱妙。脗合無間也。故曰頌論
形軀。合乎大同。頌字。有讚歎形軀之妙之意。蓋大
同則無己。無己則無有有。故曰惡得有有。蓋有有
則以有土為己有。不能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是三
代以下。明君賢輔。尚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為教
于天下。乃是覩有之徒也。昔之君謂三代之君臣
也。獨有之人。則不然。無響。無方。無端。無旁。無始。無
己。而使天下合乎大同。故謂覩覩無。覩有覩無。相

去遠矣。故曰。覩無者。天地之友。言與天地大同之人也。非獨有至貴之人。孰能與於此哉。有大物之人。不可不省也。八十七言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上文以有無立說者。欲使天下處無而運旋萬有也。恐人反棄有執無。以偏于高遠不急之僻。故再說此條。以示學者。其丁寧深切。至矣哉。夫人不反諸己。一聞言語。而執其理。則皆陷一偏之見。而不能合於大同。愈聞愈僻。轉進轉偏也。後世奉三教之徒。各僻其學。而相譏謗。如讐敵。甚則同學其道而相妬忌。如此輩。實不知有道。安嘗有真志哉。可歎之甚也。夫大人之立言也。語上而不遺下。語理而不遺物。體無為者。乃所以接有為也。故物物雖至賤紛雜。不可不任之也。此皆莫非朴散之器也。此物字。紡指萬物之有名有形者而言也。若不任物而自用。則僻賤而失貴。能任其物。則運旋其物。

而不失我貴也。人民雖卑。不因之。則上亦失其尊。聖人備物以致用。厚下以安宅。可不因任乎。事雖隱匿。皆分之所當爲也。法雖麤粗。陳列以顯此道也。義主分別。比仁則遠矣。然不可不居之以分辨也。仁主親愛。視義則親矣。不廣則溺於愛。以失仁之本體也。禮主節制。然不積則失中節之和也。積者。加厚不已也。以上皆雖爲有爲之事業。而任因。爲陳。居廣。積之七者能無爲而攝旋有爲也。學者不達于斯。分有爲無爲。爲兩節。以爲相亙者。亦不少矣。釋書云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矣至於

德道天則形焉而上者。本不容有爲。雖然不盡其脩習。則不可以言德道天也。夫德者固是備於未發之先。而其中可知也。然不高則不能日進。况大德乎。夫道者。一而不分。雖然一而不變易自在則非道之真也。夫天者。神而不可測。然不爲則其神之無方。不可證也。以上都是十節有爲無爲相表裏而各相輔助以成之。學者察諸九十言。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

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此條再言以無爲爲體。以有爲爲用之義也。明非有心以作爲者也。故聖人觀天之神。而已不生心以助之。助長也。無心日進以成德。不期高而自高。故不累也。變易應接出於道。而不興仁以謀之。應雖萬變。非知慮之所作也。適然會於仁。而不以仁爲美。故不恃也。突然薄近於義。而不以義自居。故不積也。方應行禮之時。而行之。無忌拘之義。諱者。拘忌也。臨當爲之事。而爲之。無規避之意。與民畫一。無擾亂之理。故曰齊於法而不亂。以民爲重。因之恃而不輕。以物濟物。任之因而不去。雖因於物。去而狥物。則喪其眞。故曰。因於物而不去也。夫物者濟日用之事而已。非可以盡心者也。故曰物者。莫足爲也。然不爲物。則日用滯而不通。故不可不爲也。若貪著其事物。則反礙道矣。明觀於天而不助之義。則中純之德高。而其道自通也。反是則事物之上。猶冒昧不明。而況道德天之純粹者乎。故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若人不明於斯。則上見光。而下爲土。不亦悲乎。九

爽山居藏

十九言。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是分明説破道字。能深求之。則學問之要。莫尚焉。讀者不可忽也。夫道。有天人之分。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而然也。不可以一絲毫之知力容于其間者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可不為者也。乃上文十節不可不之語。可以見也。以天道為主。而以人道脩習之。則天道明。而可以盡人道也。鬳齋云。主者。天道也。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也。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説。誤矣。是身中之君臣也。齊物論曰。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是觀也。在宥篇以在宥天下為主。故粗細盡擧。以渾成無遺。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擧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是故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

謂之神。有大物者。能察之。則天道人道相去遠。而其相爲用也。如影響然。更可與內篇諸篇。併見而領其歸會也。不可爲等閑觀也。五十一言。

在宥篇。通計二千三百言。受上駢拇馬蹄胠篋三篇之意。而立言。以不治治天下。攘仁義。棄聖知。而歸性命之情。達道德之蘊。猶以廣成鴻濛二段。致盡精微。而使學者解心釋神。莫然無魂。以各復其根。而後再說物。民事。法。仁。義。禮。德。道。天十者。以使人獨往獨來於天道德禮仁義事法民物之外。而運旋此十者於天下萬世。其旨深哉微哉宜矣。諸註家。未得其肯綮。讀莊子者。當超越軀殼而始證此旨也。

門人　寺西積善挍并書
山本長左衛門彫刻

解莊卷之十終

3年12月

觽雜　卷之十　三十六　蘐山房藏